禮記質疑

禮記質疑自序

咸豐壬子避亂山中有終焉之志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意恉䏶合大學中庸章句爲一書以還戴記之舊所得經義爲多鄙心竊獨好之有疑輒標識簡端乃益求之注疏討論其源流得失積久而疑愈多於是求之儀禮周官經推測其立言之旨凡戴記所錄皆發明二經之義趣者也二經所未具亦常推廣而補明之而其文或參差互見或繁複相抵或引其一端而辭有偏勝或殊其旨要而義實兼通其言列國時事多與左氏異同要以發明春秋之義例以著禮之大經誠欲上考古禮必此之爲涂徑也而拘牽文義交午扞格亦多矣漢書儒林傳言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梁戴德戴聖沛慶普竊疑

禮記之名緣始曲臺而藝文志禮十三家記百三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注謂行禮射曲臺后倉爲記而河閒獻王自得禮記古文獻之隋書經籍志謂獻王得仲尼弟子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卽據漢志爲說而言劉向增爲二百十四篇戴德戴聖各有刪合未知其言所本鄭著禮記目錄皆見之劉向別錄似戴氏傳經稍先於劉向謂戴氏删定劉向之書恐未然也藝文志稱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今大戴禮書有諸侯遷廟釁廟投壺公符諸篇皆儀禮逸文疑出安國所獻曲臺專記射禮今射義一篇與儀禮鄉射記文異想出曲臺記也后倉所傳東漢慶氏學最顯曹襃傳言自其父充持慶氏禮襃又傳禮四十九篇慶氏學遂行於世是慶氏禮四十九篇與小戴同也橋元

傳其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藝文志稱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而仁本傳明言從戴德學是大戴禮四十九篇亦與小戴同也後漢董鈞亦習慶氏禮而鈞傳論鄭君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是鄭君於三家之書會通抉擇始注而傳之於禮爲顓門之學而用心尤勤其考論典章制度及古今文聲音訓詁流傳至今學者得知所歸宋世儒者研求義理時有違反而於三代典禮兼綜畢貫山涵海納終不能有易也然自漢世傳經具有家法而實各立新義未嘗拘守舊說是以王子雍李欽仲之徒以善賈馬之學專難鄭義其中得失蓋亦參半然固各持一義不必强而同之要如鄭君傳經之

功所謂百世之師者也蓋孔子後千有餘年而鄭君出由宋以前言禮者受範焉又千餘年而朱子出由元以至於今言禮者受範焉政教所趨人心所向凡所著書與其行禮之實確守而尊事之莫敢違越而獨禮經之傳授持之有本其異於鄭說者絕無幾也

國朝諸儒刱立漢學宋學之名援其說以詆程朱而鄭學乃大顯討論研習之深精義之發於人心亦足上擠前賢矣而援引傅會屈經以從其說者蓋亦多也嵩燾區區時有疑義一準之經以校注之有合與否不敢意爲從違竊論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也得其意而萬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則恐展轉以自牾者多也程子有言得於辭不達其意有矣未有

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蒙於此經沈潛反復於其辭也稍得其二三焉由其辭以求其意又幸庶幾其一得也伏讀欽定禮記義疏實言禮者之圭臬所錄宋儒之說爲獨多惟其斟酌古今以求當於理有宋諸子之所長也萬齋於此亦時有會悟焉戴記一書發明禮經之意周秦間儒者爲之其言非盡純也而其義蘊拓之而愈闊析之而愈深漢魏以來儒者有不能竟其緒焉即經以求之而後儒所以爲離合得失可徵而知也萬齋於此粗涉其藩籬所以樂發其疑將俟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成書二十餘年奪於仕宦老病乞休又迫人事既乖夙昔求進之心又自忖年衰學偷志意銷落無由增益其所不能束置高閣久矣益吾祭酒強取授梓起諸荒廢之中俾勝

論述之末用備言禮者之一說而已知我罪我吾無辯焉時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夏六月朔日湘陰郭嵩燾自序

序

經學難者三禮

國朝經學極盛諸經師林立而兼治三禮者蓋寡湘陰郭公兼治三禮著書滿家先以禮記質疑寄示且命為序澧讀之帀月想見公之讀書一句一字注目研思紬繹乎禮文反復乎注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後已其有不安則援據羣經稽覈六書而為之說故有易注者有易疏者有與注疏兼存者於

國朝經師中卓然為一家其以封疆大吏退歸田里而精治經學則昔之經師所未有也近者經學衰矣求治經者於韋布中猶不可多得也有大吏為經師庶可以振而興之儒者讀書出則辦天下之事處則與天下之學辦事必藉權位與學則得自

爲之惡學雖難然記有之曰難者不避人人皆避難就易經學
安得不衰與且公之書多與注疏異義而題曰質疑又示學者
以謙愼之意爲其難復存其愼尤可以持風氣於不敝公昔撫
粤下交於澧今以書命序推許太過澧不敢當也爲序且謝不
敏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番禺陳澧序

序

鄭君注禮之功如江河日月不復可泯宋人好異先儒朱子於禮獨守鄭注不敢有所違反誠大典之搢囊羣言之萃藪也然所注旣廣或有先後不同彼此互異按之經籍時亦明而未融蓋宏綱大目雖已包舉而繁文隱義難於周檢故自魏氏以後若王肅孫毓王基陳統孔晁馬昭之徒各有所持紛歧攻難而其說終不妨並存即皇侃專疏鄭禮而亦時有不同孔穎達禮記正義堅不破注無一字出入然其疏易及春秋左傳則又時匡鄭短蓋治經之道貴於明辨審思衷其是非無取專己守殘阿黨苟同也茲讀郭伯琛丈所著禮記質疑條舉其說櫛疏帶祀務融會於六藝貫通於諸子兼采宋以後諸家之義平心衡

無門戶畛域之見無攻擊爭勝之心

朝經儒林立於鄭學之卓然者闡揚申釋幾無復遺而拾其

失以歸至是誠亦高密之功臣也是編也出吾知讀之者益

鑽堅於鄭注以求其得失之所在而不至以陳澔之集說

爲足盡戴經之蘊且以見尙博通而無墨守正亦鄭氏家法也

吳縣潘祖蔭序

禮記質疑卷一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

鄭注禮主於敬孔疏引鄭目錄曲禮之中體含五禮則五禮皆須敬然五禮皆以拜為敬嵩燾案疏以拜為敬又引熊氏以兵車不式為不敬而辨其不然以釋毋不敬之義極為迂曲論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曰正顏色曰出辭氣皆禮之行於其身者故曰脩己以安百姓戴氏記禮引此以冠全經之首所以為行禮之本也毋不敬是總括語儼若思敬之形於容色者也安定辭敬之發於辭氣者也曲禮一書

詳論居處言動之節而挈其大綱於篇首足徵三代立教之旨內外交養本末兼賅自起居言動推至經世宰物之大用其道無以踰此鄭注禮主於敬亦略盡之疏家拗爲以拜爲敬之文稍失鄭意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鄭注彼已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已若不疑則當稍師友以正之謙也嵩燾案朱子經說以兩句相連爲文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抉擇不可據而有之經言疑事自不得直陳所見直陳所見卽質也少儀毋身質言語謂自往證成之此云疑事毋質則或有問者彼此均有疑焉不與質正也然事有疑而理

可自信則亦直陳之諮以理之當否而行止進退不以己有所見而强使從猶疑事之不可定以己見也鄭注析分上句爲疑下句爲不疑語自分明而於義仍有未盡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

鄭注此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尙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嵩燾案朱子經說以此與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鄭意以此節分屬之君師朱子并爲一義而經兩發禮聞之言似不當合爲一事疑此云取卽取與之取禮務施報取與者施報之大經也而禮之德主於辭讓故有養欲給求之施而無懷惠

實報之意下云往來行禮之大常此云取於人而不取人君
子守禮之微旨宜與下來學往教參看不往教者以道自重
不取人者以義自守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
忠二者事同而義各有取故連類及之胡氏銓云取於人者
以身下人也卽取於人以爲善之意取人者屈人從己意亦
近之然屈人從己而謂之取人於文義仍未晣然以經詁經
自然明曉不必深求

七十曰老而傳

鄭注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嵩燾案鄭意據儀禮傳
重之文爲說而孔疏云七十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祼灌
瀓則子孫其意以爲傳者上受祖父之重下傳子孫非宗子

無由傳也喪服記宗子孤爲殤鄭注言孤有不孤者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但以宗子主祭事爲傳而王制言七十致仕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並不言宗子祭事傳之子孫是所傳者適謂賓客酬酢繁縟之節命子弟代主之宗子老而傳祀事亦猶是也鄭云是謂宗子之父舉其顯而可見者證之疏据以爲鄭唯云宗子非庶子似亦誤會鄭意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孔疏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適四方謂遠聘異國蔦蕭案王制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則會盟聘弔自本國以至異國皆所不與此云行役必非聘使之常婦人謂內御者七十需人以

養路室候館廬餐旅宿遠近一也孔疏專謂本國行役然則
近固需人而遠否耶恐不然也周禮巾車王后之五路重翟
厭翟安車皆有谷蓋鄭云安車坐乘車說文車部輜軿下皆
云臥車輇下云蕃車下庳輪也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安車當
爲卑輪其行遲顏師古漢書注輼輬安車可以臥息輼者密
閉輬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孟康云如衣車有窗
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似安車卽庳輪車而兼溫涼之用鄭
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庾氏蔚因引漢世駕一馬坐乘之車
以明之孔疏徑謂四馬之車立乘一馬小車坐乘如巾車之
文安車幷列五路豈得爲小車哉經意適四方猶乘之所以
優老其在本國可知婦人不立乘凡婦人所乘皆安車也七

十乘安車則從車亦皆安車故可以婦人自隨二語正互相備陳氏祥道沿孔疏分析二者爲說𢀖謂行役不以安車適四方不以婦人尤謬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鄭注鄰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嵩燾案鄭意人臣無外交不宜越國有問者因展轉通之皆據告問者以其制而言疑此必告之與下必操几杖以從之相連爲文所以爲優老之禮也越國承上行役適四方益謂所適之國也問者所適之國之人就而問之以決其事之當否然事當而於其國之制或有乖忤則亦不能行故先告以其國之制使所問之事不至與其國之制相背而後能審所宜以行之先告之者以

省問答之煩也其有越國來使者就問亦同禮文簡括云越國者正通所問及問者言之若他國來問與本國之制何干而必告之苟所問在此又不容以不告也鄭注於此疑不可通

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鄭注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嵩燾案史記始皇本紀主負劒凡倚著於背皆謂之負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孔子閒居負牆而立孟子虎負嵎國語一个負矢史記司馬相如傳縣令負弩矢負小兒於背狀如負劍因以名之史記夏侯嬰傳而擁樹乃馳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擁樹然則置於背曰負劒挾於懷曰擁樹皆取形似鄭注分負與劒爲二恐

非而就此節經義求之當連上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爲文葢謂長者攜之以行而奉長者之手以示不敢受長者之挈因復以背承之若負劒然使長者得戀之以行負小兒爲負劒負長者之手亦可以爲負劒取義同也辟咡謂側面向長者而屛氣不敢舒也辟讀若周官注辟行人之辟謂旁止其吻言辟咡則側面可知負劒辟咡二事各爲句皆少者之儀也陳氏集說析負劒二者而分屬之二人於詞尤不文據下文掩口而對是皆教之以禮非待抱負者也

戶外有二屨

孔疏長者一人脫屨戶內少儀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是也又引熊氏云一人之屨在戶內其外有二屨則三人

也萬乘案鄉飲酒禮主人請徹俎眾賓皆降脫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鄉射禮徹俎眾賓皆降主人以賓揖讓脫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脫屨升坐並無一人脫屨堂上之文少儀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登席盡歡乃脫屨燕飲在堂脫屨堂下燕見在室脫屨戶外無少長皆同少儀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謂獨居不與賓客爲禮故入室不脩容上云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少儀亦云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屨皆在席旁可爲獨居脫屨戶內之證賓客至出迎皆脫屨戶外卑幼則否所謂尊長於己踰等燕見不將命是也此下踐屨踖席連文益皆爲就見尊長言之排闔脫屨戶內禮豈教人爲敖若此哉排

闑則不待奉爲脫屨戶內則無與爲讓曰一人者言不與賓客爲禮也其云有尊長在則否不敢專有其室也古者父在子不得當室雖燕處與賓客同故仍脫屨戶外鄭注少儀云脫屨於戶內者一人雖眾敵猶有所尊似於禮無徵案鄉射疏尊卑在室尊者脫屨戶內自餘脫屨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脫屨在堂自餘脫屨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脫屨堂下公皆不見脫屨之文明公舄在堂矣疑燕禮大射徹俎鄉大夫皆降而公不降與鄉飲鄉射賓主人皆降者異燕禮大射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曰敢不醉以君命降之與鄉飲鄉射賓主人同燕者異蓋猶尊長脫屨戶內不與卑幼爲禮之義疏引以釋鄭注眾敵猶有所尊之文疑非經旨疏遂援之以釋此經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未敢據以爲信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

鄭注臣統於君孔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嵩燾案王氏

經義述聞引玉藻閏月闔門左扉之語乃闔左闔皆以東爲
左路門之內有堂雉門庫門之內皆無堂安所得堂而向之
周官司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
在路門之左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
亦以東爲左西爲右由闑右當爲由闑左字相似而誤据儀
禮士相見鄉飲酒鄉射聘及公食禮並言賓入門左少牢禮
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特牲禮祝迎尸於門外尸入門左士
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有司徹禮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
左此經下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正據儀禮爲說士
冠禮出門左鄭注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士相見
疏云凡出門以西爲右東爲左入門以東爲右西爲左士虞

記餕尸尸出門右卽出門西也凡經言左右皆據人之左右言之王氏所引左扉左闑及諸言門左門右正以自內向門而分左右不以門東西爲一定之左右也大夫士入君門由闑右連出入爲文而義自繫乎入自君言之曰闑左扉由內以向外也自大夫士言之曰闑右由入以賅出也王氏必改字以從之反與經文爲忤矣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鄭注爲猶敷也雖君亦然固辭又讓先入嵩燾案鄭注聘禮公揖入立於中庭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旣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其意以敵禮爲席而

出迎客其非敵則不出迎孔疏衍其義云聘禮君使卿歸饔餼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據儀禮士冠云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與賓揖先入士相見云出迎於門外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鄉飲酒云迎於門外主人揖先入賓入門左介衆賓皆入門左鄉射云主人出迎於門外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凡此皆敵禮也聘禮公迎賓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又云賓卽館君使卿歸饔餼賓迎於外門外揖入又云賓問卿迎於外

門外揖先入公食大夫云逆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賓從凡非敵禮皆迎於門內而揖先入幷同鄭据聘禮立於中庭一語串不出迎之義葢即沿此經以釋儀禮之文不知儀禮凡言先入者皆立於中庭以竢賓爲有當陳當碑之三揖耳獨於聘禮言之以聘禮既迎賓而後上介授圭賓執圭以入爲時稍久故及於廟門後串言公立之處以見義鄭遂據以爲不出迎之證誤矣孔疏乃通聘禮之文以附會鄭義尤爲無據詳儀禮之文聘禮公食大夫禮皆於廟行之故言迎賓大門內士冠禮亦在廟故言外門之外外門即大門也鄭注外門大門外亦欠分明其士相見迎賓門外則寢門也鄉飲鄉射迎賓門外者庠門也聘禮迎賓大門內遂及每門每曲揖而他

不言益自路門以外皆略之禮記之文多補儀禮之未備言每門知凡迎賓皆於大門之外言及寢門請入爲席則禮辭也客固辭主人即不入爲席而肅客入儀禮不言略也鄭氏泥於然後迎客之文謂及寢門先入而又出迎客於禮無徵孔疏因之而愈歧矣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

孔疏燕禮大射賓先升者以宰夫爲主人賓尊也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於時賓爲主人不先升者卿銜主君之命尊也至覲禮鄭賓升一等大夫從升以賓作主人故也嵩燾案儀禮鄉射主人升一等賓升聘禮公食大夫禮並云公升二等賓升是敵禮主人先升一等其非敵則

先升二等士冠鄉飲酒但言主人升賓升不言先升一等當以鄉射禮爲例其燕禮大射禮公皆降階迎而升卽席然後賓升自西階義繫乎公宰夫爲主人主獻酬之事升賓非所事也惟聘禮歸饔餼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問卿則賓升一等大夫從升獨爲異義蓋凡入門升堂必主人先者入門而揖升堂而拜主人先以爲禮也不當以尊卑論君升先二等則鄭注所謂君行一臣行二升宜稍後是也歸饔餼致主君之命於賓則大夫先升問卿致其君之命於大夫則賓先升兩段下皆有東面致命之文足見儀禮先升後升之序皆有所事因文可以見義孔氏不達古人行禮之意一以先升爲尊然則儀禮入門升堂並主人先豈皆所以尊主人耶賓禮卿於

其私廟而云賓為主人尤誤　鄭注燕禮云賓每先升尊也已先開其誤矣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鄭注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孔疏云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萬肅案釋文糞作攢引少儀埽席前曰攢攢拚同字經云其塵不及長者蓋謂長者已就席席前或有塵垢為攢除之加帚箕上則帚與箕相連塵皆內斂不外揚矣鄭注加帚箕上兩手奉箕謂初執而往時也如此則與下以袂拘而退句隔遠不相及玩必加帚於箕上一必字明是糞時事非初執而往時事也少儀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卽加帚箕上之義以袂拘而退所以狀加帚之容也謂屈肘以斂塵退者席前地無多拘而遠之既退而後扱之以箕則箕內鄉帚外鄉稍舒帚為之距

長者遠且有箕扱之於外不嫌外揚矣鄭注以袂擁帚之前語自分明疏乃云一手捉帚一手舉袂於經文爲添設矣

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鄭注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以尊踰父天子諸侯子不受自卑遠於君嵩燾案典命掌五儀五等之命自九命至一命宮室車旗衣服各眡其命數巾車職又有服車五乘孤卿大夫士下及庶人皆有乘車其夏車散車不在等者鄭注謂給游燕及恩惠之賜大夫士以上命數車服皆賜與夏車散車又惟所賜豈容不受四明萬氏因謂賜者上與下之稱三賜至再至三也引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爲證然此辭受取與無與於人故以下文稱孝稱慈等爲有闕文疑戴氏記

體雜采遺文當時及聞萬石君家法敘述其議論情事如石慶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爲不食肉袒請罪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歸家齊魯諸儒自以爲質行不及其云不及車馬謂雖屢受車服之賜不敢施之州閭鄉黨故以孝稱之親戚交游各以類相應服其善也此條宜在趙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後

奉席如橋衡

鄭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蔦蕭案橋字惟見儀禮笄加于橋說文橋梁字互訓云橋水梁也桔槔自名井橋似凡物平橫而高出者謂之橋奉席如橋之衡似从說文爲正然橋衡二字於義無取陳氏集說如衡之平析分如橋之高二義尤恐失順淮南主術訓橋直植立不動俯仰取制焉豎

者橋直橫者橋衡桔槔之訓𡍲不可易公食禮記蒲筵常緇
布純萑席尋元帛純皆卷自末是卷席末在裏首在外不更
分首尾卷席成束有似橋衡以平舉為義不當以低昂為義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鄭注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嵩燾案說文衽衣裣也裣交
衽也方言褸謂之衽郭璞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喪服記衽
二尺有五寸鄭注衽所以掩裳際也玉藻衽當旁鄭注謂裳
幅所交裂也疑衣下掩裳處為衽其旁為裣亦謂之交衽引
申之以臥席為衽席蓋坐席無首尾臥席有首尾當足處為
衽故亦謂之衽席周官大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是也
鄭司農訓衽席為單席者誤坊記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文因

臥席而通坐席爲衽士昏禮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所謂北止者即當衽處也弟子職云問疋何趾疋足也或言足或言衽皆據席下言之鄭注臥席是也然通衽席言之謂之臥席專言衽則謂席之當足處耳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鄭注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嵩燾案鄭注鄉飲禮賓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也鄉飲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即据此經爲說而以升席自西方爲由下又與此經忤有司徹禮主人降筵自北方鄭無注亦窮於爲說矣士昏禮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醴賓徹几改筵東上鄭注鄉爲神今爲人賈疏云爲神則西上

爲人則東上先儒因据以釋此經言祭於室神東鄉拜者西鄉以南方爲上祭於堂神南鄉拜者北鄉以西方爲上然此經連請席何鄉請衽何趾爲文並不及事神之禮竊疑昏禮筵於戶西西上改筵東上蓋初爲虛位設几以尊賓徹几改筵而後成禮案儀禮凡在門東者西上在門西者東上惟聘禮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知虛位以西爲上所以尊賓若以西上爲神席改而東上以待賓神人共席甯不爲瀆乎儀禮凡言東面西面皆北上凡言南面北面皆東上適與此經相反疑此承上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言之蓋室中布席無常所而以西上南上爲之節與禮席有常所者自別皇侃論語疏奧內也室東南開門西南安牖牖內隱奧恆尊者所居之處也室制以西南爲尊士昏禮婦至媵布席於

奧夫入於室卽席御布對席婦卽對筵皆坐又云御衽於奧
媵衽良席在東北止是室中東西席以南爲上之明證婦饋
舅姑於室特豚合升並南上婦徹席於北牖下設席前如初
西上又室中以南爲上以西爲上之明證注家混堂室爲一
又據禮席以曲證其說宜其不能通矣

兩手摳衣去齊尺

孔疏衣謂裳也以兩手當裳前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
尺嵩燾案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是登席而
齊猶拂地若挈齊使去地尺亦褻而不恭矣經明言摳衣去
齊尺豈可混衣與裳而一之此記卽席將坐之容葢將坐而
衣掩股際或爲所壓以失容古人坐必先跪衣之去齊不能

盈尺故先摳之使去齊尺以爲節與下衣毋撥足毋蹶連文

或坐而壓衣而待撥而揚之足亦爲之蹶張則失容甚矣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鄭注盡後謙也盡前爲汙席嵩燾案玉藻徒坐不盡席尺鄭

注文王世子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不盡席尺則屈足而

坐得席二尺三寸此云盡後盡前前後皆當虛席一尺所謂

虛坐卽徒坐也葢平居卽席之常禮凡席升降皆自旁其升

席就坐當以中爲準虛坐則當膝處宜中而虛其前以待事

食坐盡前以就食豆去席尺足以相及曰虛坐者正言不與

賓客爲禮也盡後不當爲謙鄭注似泥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

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孔疏坐於近尊者之端勿使更有空餘之席欲得親近先生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嵩燾案周官司几筵五几五席皆不著其尺度公食大夫記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加萑席尋鄭注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大䄵禮席下爲筵其加席小於筵者半鄭注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似常席應如此注鄭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云席以四人爲節孔疏引公食大夫記蒲席常容四人周官匠人度九尺之筵凡室二筵則丈八尺也以丈八尺之室而有丈六尺之席疑異席無所容經以五人爲言知凡室必有四席以待賓客席容二人四人以下可以專席至五人必有同席者若爲同等宜先上以明敬有長者則專席經言長者異席謂專席也先盡坐幼同席五人以上可以類推證之經傳無四人同席之文賓主相接各自爲席其賓席或專席或同席視人數爲衡毋無字通言毋餘席正謂坐席已滿疏

據爲勿使有餘席於事爲牾於辭亦爲不文經意侍坐於所尊敬賓至所尊敬者主之與己同等而起與爲禮嫌於自主而其坐席已不能容又疑以己私敬强所尊敬爲加設一席皆非所安也使後至者亦所尊敬豈容不起亦使有餘席卽同等亦可起而讓坐經文交互見義注以近尊者爲義失之

燭不見跋

鄭注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疏謂藏所然殘本恐客見之知夜深慮主人厭倦嵩燾案燕禮大射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鄭注作大燭以俟賓客出是宵而執燭則賓當出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左傳陳敬仲云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夜則賓應退也燭不見跋承上燭至起爲文燭至而晝夜異燭而見跋則夜久矣故雖侍食尊者亦盡燭而出其曰燭不見跋者以是爲之節也此記侍坐於所尊敬之儀鄭注於燭不見跋一語又旁及執燭者似於文爲岐出

坐毋箕

孔疏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嵩燾案魏志管甯傳注引高士傳甯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古人坐先屈兩膝故當膝處榻爲之穿箕股猶今盤坐亦謂之箕踞李善注文選高唐賦箕踵前闊後狹九章算術有箕田亦云前闊後狹凡盤足坐其形正如箕兩膝張處猶箕舌也古人坐皆席地脫屨而後升席無舒展兩

足之理孔疏失之

斂髮毋髢

鄭注髢髲也毋垂餘髮如髢也孔疏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嵩燾案說文髢髲也髲益髮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鄭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周禮所謂次也春秋左傳哀十七年衞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髢所以益髮若今之假紒周官追師掌王后之副編次鄭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編列髮爲之次次第髮之長短卽所謂髢也爲婦人首飾内則櫛縱笄總總以束髮縱以韜髮男婦並同惟婦人加髢以爲髮之飾總與縱皆所以斂髮也毋髢謂不加飾詩鬒髮

如雲不屑髢也言婦人髮美不施髢莊子禿而施髢則男子無髮者亦可以髢飾之毋髢者嫌爲婦飾也鄭謂垂餘髮如髢婦人髲鬄之制冒之髮端不垂以爲飾也

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鄭注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嵩燾案內則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疑此云同席同器猶上同椸枷同巾櫛之義古人男女皆異器服卽楎椸篋笥夫婦各別不相混上云男女不雜坐皆親屬也此復別爲姑姊妹女子子容已嫁而反器服備用者當別制之雜坐且有禁焉有兄弟共席而坐共器而食之理案兄弟通辭也賅上言之曰姑姊下言之曰女

子子兄弟至親舉以爲例孔疏不云婦及父惟云兄弟姪父尊卑禮殊不嫌大誤子婦佐餕則食餘之器仍而不易而几席無敢憑坐專言父子不同席則女子子反在室者亦可佐父母之餕此當通內則之文而互求之舊注皆恐未安

齊戒以告鬼神

鄭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孔疏受六禮並在廟明女是先祖遺體不可專輒許人嵩燾案鄭注於告鬼神據女氏爲說白虎通義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是以禮家論昏禮皆無告廟之文據春秋左氏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先配而後祖杜注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公之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此說與

儀禮及白虎通義不同疑左氏不足信記禮者獨於此著其義文王世子亦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足見左氏之文杜預之注之必有所本矣今就昏禮記之文求之可推見者亦有數條其曰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明言親迎之期質明告廟也其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卜必於廟卜吉卽告廟也儀禮之文不具者多矣如昏禮戒女醮子及三月廟見之文皆詳見昏禮記中案士昏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卽曾子問所謂三月廟見是也士昏禮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卽曾子問所謂擇日而祭於禰是也賈注皆未分明言禮者於戒女醮子則信之於廟見告廟一依經文爲斷謂無是禮傳記所載悉廢不用鄭注至以告鬼神屬之女氏於此節文義亦爲岐出矣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鄭注妾賤世無本繫故卜之孔疏引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旣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蔦蘐案白虎通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記所謂命某加諸卜是也凡娶必卜此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必非專卜吉凶明矣疏與鄭異義殆非也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族姓之傳始於黃帝氏分益繁而受姓止有此數春秋左氏傳族姓見於卜者如爲嬴敗姬如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如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未嘗不可因卜而測之此當云卜其同姓與否不當僅以卜吉凶爲言也

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鄭注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外內殽胾之外內也嵩燾案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皆加豆也在稻南簋西其序西北上牛炙最北次牛胾牛鮨次羊炙羊胾豕炙次豕胾魚膾凡四列牛羊豕皆有胾有炙或異列或同列而炙必先胾膾炙不得處殽胾之外明矣就公食大夫禮之文推之醯醬最先設大羹湆實於鐙在醬西所謂羹居人之右也豆六在醬東鉶四在豆西豆二列則鉶當在豆南俎在豆南黍稷六簋在豆西簋又在鉶南所謂食居人之左也粱在湆西稻在粱西鄭注進稻粱以簋公食大夫禮云贊者取黍稷授賓祭之又云賓坐席末取粱稻祭於醬湆閒粱稻近而黍稷遠故也禮以黍稷為尊經所謂食居人之左當指黍稷言之酒實於觶正饌在豆東漿飲在稻西豆東則酒在左稻西則漿在右經並酒漿處右言之文略也

此云進食之禮自當以公食大夫禮為據鄭云胾在豆殽在
俎而膾炙皆豆實也與殽之在俎者相距遠所云處外處內
據初設之醯醬與加豆之庶羞以明其終始陳設之序次舉
膾炙而胾亦在其中與上左殽右胾各為一義鄭注誤連殽
胾外內言之彭氏燕食禮圖因列食羹為第一行醯醬葱渫
脩脯酒漿為第二行殽胾為第三行膾炙為第四行顯與儀
禮參差矣

葱渫處末

鄭注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孔疏儀
禮正饌惟有菹醢無葱渫故知葱渫為殊加也嵩燾案鄭意
以葱渫處末承上膾炙處外膾炙加豆在右葱渫菹屬在左

故云處末以殊於加豆之在右者語極分明孔疏似失其義
據內則膾春用葱秋用芥脂用葱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
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似葱芥一類皆以佐膾加豆有芥
醬與魚膾最處末經云末者當豆南盡處與醯醬處內對文
鄭注處醯醬之左恐誤禮葱與薤皆切而實於醯無云烝葱
者鄭注少儀牛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云聶之言牒也說
文牒薄切肉也正韻牒縷切也釋文葱渫作葱渫渫渫本字
疑渫當爲牒葱之切而佐膾以實於醯者也據內則春用葱
秋用芥之文則葱渫與芥醬互用
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鄭注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之序殽謂

胾炙膾也葛爇案經分食與殽二者鄭意似專以殽釋之蓋
據公食大夫禮正饌之黍稷加饌之稻粱皆祭故不言祭食
而通以殽之先後爲序疑此證之特牲少牢禮可以通其義
特牲饋食禮佐食取黍稷授尸尸祭之其後九飯皆不祭而
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尸振祭嚌之賓長以肝從兄弟長以
燔從尸皆振祭嚌之少牢饋食禮下佐食取肺上佐食與黍
授尸尸同受於豆祭其後十一飯皆不祭而祭羊鉶豕鉶上
佐食舉牢幹舉魚舉腊肩舉牢肩取肝尸皆振祭嚌之似食
先進黍一祭而止而殽體皆祭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
而又云賓三飯以湆醬則亦不祭也是其云祭所先進就進
食時言之以明侑食三飯以下皆不祭而凡舉肺舉肝皆祭

此食禮之可推見者禮文之不具葢多也而十七篇中互文見義可以參考而得之胡氏銓云黍稷稻粱之屬所先進者祭之後者不祭於文順矣而又於禮無徵則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毋嚃炙

鄭注嚃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於俎孔疏前云毋反魚肉此得反於俎者上文共人同器而食特牲少牢獨食故得反也蔿齋案少牢饋食禮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膚俎皆設豆東尸入舉肺正脊而後升肵俎其舉肺脊舉幹及取肝燔皆祭嚌之而加於肵俎鄭注特牲禮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似肵俎以歸尸所祭之餘與禮食加豆之炙之爲庶羞者自

別說文最積也玉篇聚也爾雅灌木叢木也詩釋文叢木一
本作最木是最聚字同訓嘬謂聚食之孟子蠅蚋姑嘬之趙
岐注嘬相共食之也攢聚食之與聚所食皆可名嘬炙之加
於豆者蓋薄切而燔之每食取其一若連而聚之於梜則爲
貪食鄭引饋食之反加於俎爲說非也疏據毋反魚肉爲共
食獨食之分殆尤誤矣

徹飯齊以授相者

鄭注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孔疏此是卑
者侍食之禮若敵者則否嵩燾案公食大夫禮北面坐取粱
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而大夫相食卒食徹於西序端鄭
注亦親徹似大夫相食但徹於西序端於公所則徹於西階

凡禮食皆親設故必親徹玉藻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是也疏恐失之儀禮皆言坐徹此云客自前跪主人興辭然後客坐疑禮當然儀禮之文不具也公食大夫禮宰夫授醯醬公設之賓辭授飯粱公設之於湆西賓北面辭主人親設而賓辭賓徹主人亦辭於禮宜矣孔云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客亦止而坐者亦非也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鄭注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孔疏士相見及玉藻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後飲此據燕飲正禮玉藻及士相見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嵩燾案士相見及玉藻云君賜之爵葢專賜也燕禮無算爵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

賜所賜者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
飲則無算爵行而君賜之爵也疏據此爲燕飲正禮疑此云
長者少者通私燕言之與士相見禮之賜爵正同鄭注士相
見卒爵而俟君卒爵若欲其釂然也族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所以示不敢先君之義膳爵酌先進則公卒爵宜先矣其義
本無二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鄭注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孔疏祭謂祭先
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祭言其卑也非此二者悉祭蒿薰
案此承上御食於君君賜餘言之當爲飲食必有祭之祭鄭
意特牲禮兩人餕祭舉祭鉶少牢禮四人餕祭黍祭舉祭酒

是廟中餕必祭玉藻日中而餕亦云朝祭朏夕祭牢肉是日
食餕亦祭故但以祭先爲說然據玉藻若祭賜之食而君客
之命之祭然後祭上文亦云主人延客祭亦云侍食於君君
祭先飯則共長者食以客禮待之則延而後祭否者不祭侍
食而餕其餘不得有祭明矣與饋食禮餕之進敦俎鉶豆者
自別玉藻朝祭朏夕祭牢肉所謂餕者日一牢而已不以所
食之餘進也經明言餕餘卽承上君賜餘爲義可知鄭注疑
非也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當別爲一義喪服小記除殤之喪
除成喪皆有祭又云婦之喪虞卒哭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
之凡喪祭皆有主者而饋獻之事尊者不親故於此發其義
曰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猶之主喪者必於次雜記爲長子杖

則其子不以杖卽位爲主喪也喪服小記父不爲衆子次於
外爲不主喪也而喪服大記發其義曰父不次於子兄不次
於弟與此正同義朱子經義云孔子君賜腥熟而薦之非餕
餘以薦先祖賜食則或爲餕餘但正席先嘗而已雖父不以
祭子夫不以祭妻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以此爲申足
上意者亦誤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
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鄭注副析也旣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華中裂之不四析也
累倮也謂不巾覆也疐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齕不橫斷燾
燾案鄭注副華累疐皆備兩義而齕字無義故孔疏連上文

以去疐而豳之為訓據爾雅瓜曰華之邢疏訓華爲半破蓋中析之或四或二取足以便食副則橫斷之也鄭司農周禮注副貳也說文判也旣中析而又橫斷爲二故曰副呂氏大臨云自大夫以上皆佾故曰爲天子爲國君爲大夫以下不佾故曰士疐之庶人齕之最得經義佾瓜二字貫下三項佾者刊佾其皮也天子諸侯皆中析必覆巾以避塵大夫不覆巾是不中析也累者但去其皮以進呂氏讀爲祼裎之祼是也士但佾其疐庶人不爲佾齕去其疐而已古者雜佩有刀礪之屬大夫以下皆自裂之此明禮食進瓜之等差大夫以上皆佾士庶人不佾經語分明鄭注恐失之

尊卑垂帨

鄭注授受之儀尊卑一孔疏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俱是士則爲卑嵩燾案周禮輪人爲蓋上欲尊而宇欲卑尊卑猶言高下此承上執簫承弣之文以明其高下之節執弓者磬折而立承弣當心則執簫當佩垂處蓋均爲執弓之容下文由客之左接下承弣方及受弓之容中閒不應攙入賓主之尊卑可以體玩經義而自得之

受弓劒者以袂

鄭注敬也孔疏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以爲敬嵩燾案說文袂袖同訓釋文袂掣也開張之使受臂屈伸也袂從夬說文夬分決也左右分出曰袂袂口曰袖凡言袂皆謂當肘處上文操右袂亦謂扼持其右肘弓劒之長三尺張兩臂以承

之自袖以上皆爲袂也與上節自受而承弣者各爲一義上云自受則此或使人受之而凡從長者受弓劒之儀皆應如是徐氏師曾據爲兼受弓劒者誤

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孔疏謂散齊之時君在路見尸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故式爲敬以答君也嵩燾案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乃宿尸少牢禮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筮尸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以某之某爲尸吉乃遂宿尸鄭注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據此則君筮尸祗在前期三日安得有散齊時在路見尸之事疑自大夫以上筮尸前皆先戒尸故君知所以爲尸宜在已戒而未筮時

不曰尸而曰所以爲尸明尙未筮也大夫士下君門見君必下可知爲君尸者大夫也旣辭詩傳云公尸天子以卿知諸侯以大夫旣已戒尸則有爲尸之道君亦必下以致其敬經不言尸下者辭略也祭統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臨祭猶然斷無在路相見君下而尸式之理禮卑者避尊者之拜則還辟不敢亢禮自當辟之而謂尸尊未伸以式爲敬揆之經旨尤爲無當尸必式乘必以几別爲一義鄭注乘必以几尊者愼也其必式者先祖之神憑焉敬以逞之二語連文言敬而又致其愼也案下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又云乘路馬不敢授綏左必式並與此尸必式同文皆別爲一義以申足上意士昏禮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几乘几者踐之以登車也疏謂几在式上尤誤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注此士禮䝿於大夫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蒿𦶇案鄭意大夫士之喪皆三日殯而喪大記析分大夫三日之朝既殯杖士二日殯杖孔疏因謂大夫三日殯不數死日則天子諸侯悉同然禮言諸侯五月而葬而春秋書葬皆以見月爲期其閒或踰四月或不及四月葬以見月爲期知殯亦必以見日爲期書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凡周書計日皆然足爲明證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二日而

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是三日成服杖天子諸侯以下並同而殯異日大夫士之殯皆在成服杖前大夫有家臣與諸侯同則疑成服之有次第故並以既殯言之曰三日之朝既殯知殯之必不繫於三日之朝矣經文通言之鄭據喪大記謂之士禮恐未安也

史載筆士載言

鄭注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孔疏史謂國史書錄王事士謂司盟之士而引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諱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嵩燾案儀禮聘禮史讀書是諸侯卿大夫出史皆從周禮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卽其職也士載言言卽簡策也周禮土訓道地圖以詔地

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
忌巡守則夾王車凡所至山川物類及古今土俗之宜具之
簡策所謂言者卽此類土訓誦訓皆中士也鄭注專以盟會
之辭言之疑有未盡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孔疏祭於公謂士助君祭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大夫
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嵩燾案疏意據公食大夫禮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遂以通之祭禮據特牲禮佐食
徹阼俎堂下俎畢出鄭注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惟賓俎有
司徹歸之然鄭注特牲禮賓在有司中特牲記有祝俎阼俎
主婦俎佐食俎賓及長兄弟宗人如佐食俎似祝俎為最尊

而特牲禮云祝執其俎以出有司徹云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是雖士大夫之祭助祭者皆自徹俎惟尸俎胙俎佐食徹之而有司徹禮云司士歸尸侑之俎祝執俎出有司受歸之則自尸俎以下皆宜有司歸之又不必大夫以上矣孔疏於此似未分明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注不及識父母恩不及於祖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蒿𣌭案下文大功小功不諱則凡期親以上皆諱也王父母正服無不諱之理此與下夫人之諱婦諱不出門同義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惟子與父同諱父母所嘗諱者則亦諱之如世父母叔父母

期當諱從父母小功可以不諱矣而及見父母之諱之則亦不敢舉其名雜記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也經言王父母正謂王父母兄弟喪服從祖祖父母小功卽此王父母也從父昆弟大功已不諱從祖祖父母於父爲期及見父母之諱之則雖小功亦諱也準此而言知諱之所及皆仁之至義之盡也禮不下庶人鄭注以庶人爲說疑未安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鄭注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嵩燾案表記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經連卜筮爲文則外事內事皆謂祀事左氏傳禮不卜常祀

如郊用辛社用甲禘於太廟日用丁亥皆所謂大事有時日者其餘皆筮日詩吉日維戊吉日庚午毛傳云外事用剛日用剛用柔蓋筮日者各以類求之祭者求陰之義惟祠兵以陽爲用鄭注允矣孔疏以郊社分郊外內爲言似乖鄭意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鄭注求吉不過三卜不吉又筮筮不吉又卜是瀆龜筴也朁（？）案周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亦云龜從筮從並無卜筮不兼用之文疑此承上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言之非泛言卜筮之用也特牲禮筮日若不吉則筮遠日少牢禮若不吉則筮遠日又筮日如初鄭注少牢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言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不過三

者筮及中旬下旬而止鄭注所謂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是也士喪禮筮宅旅占卜日亦旅占特牲少牢禮筮尸筮日或用卜或用筮無兼用者蓋謂喪祭常事卜筮之用如此與洪範之言大疑周禮之言大事者自別孔疏襲有二義一則大事用卜小事用筮一則卜不吉不得用筮筮不吉不得用卜以意擬之而於禮經之文未能研審知其牴牾多矣

僕展軨效駕

鄭注展軨具視效駕白已駕也嵩燾案展軨效駕至下驅之五步而立當爲一事效蓋校試之意車已駕而先試其車具之完善馬力之調良也爾雅釋言展適也說文展轉也鄭注喪禮軸狀如轉轔展軨卽轉轔之意謂稍動車輪以校試之

下云奮衣由右上者輪動車行不復能從容故言奮矣五步而立則猶近距階前也凡二十五字一氣直下若展軨一覼而卽告駕於君乃始乘而試之是此二語中尚多一轉折而告駕於君則君當出何由反乘之以驗文義亦稍陵越矣

車驅而騶

孔疏驅車而進左右從者急趨從君行也嵩燾案騶卽周官趣馬之趣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稅者左傳成十八年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君行有貳車有從車此謂車驅而騶從也騶有趣音車驅而騶隨之以動不敢後也車驅而騶四字當別爲一義疏意似未分明案車行有副車有車

右皆以備不虞副車隨行而
車右以時登降各有當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

鄭注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
君子謂人君也蔫薵案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正朝儀
之位大僕眂燕朝則正位朝士掌外朝之法天子諸侯皆有
三朝雉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內治朝也宰夫司
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亦謂之內朝所謂正位者如
王南面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臨時界畫其方位而
已惟外朝左九棘右九棘面三槐樹槐棘以表之爲有定位
故朝士但云掌外朝之法而不云正位小司寇掌外朝之政
以致萬民國有大故謀及庶人亦於外朝無於此下卿位之

理案司士正治朝之位所正者北面東面西面之等而卿大夫皆西面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是天子三朝卿大夫同位諸侯之卿異位亦與大夫士分左右列而同位一庭之中下車當庭但當云下朝位而已不得言下卿位也於禮亦別無可徵凡朝皆有位三朝則卿位凡三當三下之尤恐非宜鄭注周禮大僕燕朝於路寢之庭而樂師注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降車於阼階之前則亦進越卿位矣案孔疏引燕禮大射禮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此爲公始降階迎賓之儀儀禮於此下云皆少進明非定位也疏據以當卿位尤失之疑此君子通言之周禮匠人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三代建國統治於君九卿各有官府以分治周禮辨方正位書召誥攻位於洛汭位謂王居九卿治所卽爲卿位下卿位者貴貴也案下言國君下宗廟謂不以車入廟中宗廟在雉門外外朝在西云下宗廟過朝位不下可知大夫士下公門於卿亦不下也故知此君子通言之鄭據人君言之則下

卿位句不可通而入國入里之文施之國君亦爲不倫矣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鄭注彗竹帚孔疏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爲杖故云策彗嵩燾案說文彗埽竹也用以埽者竹之梢也朱子經說疑謂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是也似不當別取竹帚爲策經意謂舉策而垂其彗以搔摩馬背不振而揚之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勿本以趣民而下所建旗則止故又引申爲禁止卹有撫卹之意言以策彗搔馬背若撫摩之勿字多借爲沒字故鄭注作沒音爾雅釋詁蠠沒郭注猶黽勉也漢書劉向疏作密勿鄭注周易亹亹猶沒沒也其注祭義云勿勿猶勉勉也經言卹勿與蠠勿義略近吳氏澄以彗卹句

勿驅二字句云彗卹者謂埽拂之然經言驅之五步而立則猶在路門內車驅而騶則猶在大門內馳驅二字自別說文馳大驅也廣韻馳疾驅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以策彗卹勿卹所以驅也國中不得言勿驅明矣此自當以鄭注為正

禮記質疑卷一終